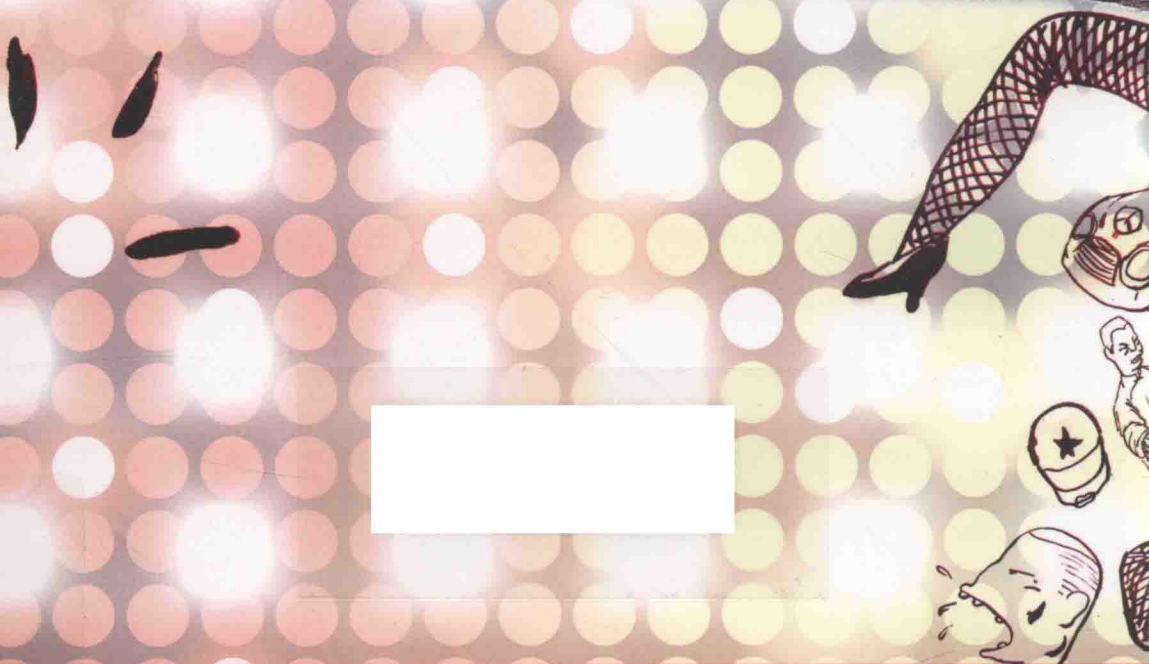


北京娱记

一不小心做娱记

任相君◎著



这是寻找美好童年的时光机
也是理顺文娱圈的九阴真经

他用独有的幽默与淡然 将光芒万丈的娱乐圈还原于真实
陈柏霖 大张伟 陆毅 羽泉 科尔沁夫 联合推荐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北京娱记

一不小心做娱记

任相君◎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娱记：一不小心做娱记 / 任相君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21-12936-9

I. ①北… II. ①任… III. ①文娱活动—介绍—中国
IV. ①G2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5437号

北京娱记：一不小心做娱记

BEIJING YUJI : YIBUXIAOXIN ZUO YUJI

作者 任相君

责任编辑 张云端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34千字 印张 15

ISBN 978-7-221-12936-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01 文艺青年多老啊！我是文艺少年/1

那时，我和大我三岁的六叔已是我们镇上很资深的乐评人了。邻居们进县城买磁带之前，一般都要先找我们爷儿俩咨询一番，而每次，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口味给他们列个清单。打发他们走后，我和六叔每次都会缩头耸肩地嘿嘿地窃喜一番。

02 假如邓丽君能活到现在/6

我们，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比同龄的孩子最先知道了邓丽君；同一时期，我们也知道了一个叫张帝的急智歌王。

所以，当那些老实巴交的孩子们还在唱“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时候，我和六叔则早已升级到听《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了。

03 危机公关的鼻祖，是我乡下的六叔/11

就这样，我和六叔义无反顾地支持着声音和外表双重符合我们审美标准的张行，那执着劲儿，比现在的高晓松力挺曾轶可丝毫不差不到哪去！唯一遗憾的就是，那时候我们硬是没有造出像“信张行，得永生”这样的口号儿。

04 我做独立乐评人的那些日子/17

那时候，县城里的音像店之所以进那个《Hey Jude》，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内地很红的歌手曾唱过一版中文的《Hey Jude》，但据后来那些县里的音像店老板们说，披头士那帮外国佬可是害得他们赔了不少钱，而张国荣的《莫妮卡》是粤语版的。那时候，大家集体把粤语读成“奥语”，后来，大家又先

后一一纠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大家谁也不好意思去笑话对方。

05 潜规则，是个古老的规则/23

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了那比六叔的权力还大不少的晚会导演因受贿被抓的时候，后怕得不行。我心想，如果自己是这春晚的导演，估计比他们还得贪婪！估计，到了最后，都不是判个几年的问题了，弄不好得拉出去枪毙。

06 差点就成了“艳照门”/28

一场呼啸的金融危机，让老牌经纪人周柱辉也黯然下课。他最后一次传给我谢霆锋的片子时说，他今后不在英皇的日子里，希望我们还能继续支持着小谢。我心里一阵微凉，在 MSN 上连连打出“嗯嗯嗯嗯”的字。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问了他一句，我说，早年间我递给他的那些刊登着写小谢文章的杂志，他有看过吗？

柱辉说，小谢从来不看写有关他内容的杂志，晚安。

07 学习常宽好榜样/35

二〇〇五年的那个夏天，在成都，轻度近视的常宽硬是从几千个唧唧喳喳的丫头片子里面，分毫不差地挑出了一个叫李宇春的。而随即，那个在一开始唱功便被严重质疑的女孩，却成功地接力并领跑起当时已经没了 H. O. T 没了 F4 的偶像时代。

08 美女自有出处/41

就在胖子黯然地要挂断电话的当口我猛然叫停，说：胖子，你看到那个扮演杨晓芸的李小璐了吗？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六叔当年喜欢的张伟欣家的闺女。

09 那次大赛，就是后来的“新概念”它爷爷/46

后来，当获奖名单出炉后，我们各自只有一篇获得了优秀奖，心里很是不甘。所以，在后来对别人的描述中，我们基本上都是哼哼扭扭地不说出来

具体拿的是什么奖，只是说获奖了而已。

10 陈冠希，我为你操碎了心/51

而香港艺人陈冠希，就是我那股子侠骨柔情劲儿的直接受益人之一。

其实，在他修电脑修出事之前，我就看出这孩子早晚要在男女作风问题上摔跟头的。

11 跟着齐秦去流浪/57

十年前，在出席歌手巫启贤的发布会时，我第一次见到作为嘉宾出席的流浪领袖齐秦，同时还有轻挽着他，如蔷薇仙子一样美丽的齐豫。我是在 88 号酒吧的入口处不经意间遇到了他们二人，我很傻地问了齐秦一句：你不是齐秦吧？

而齐秦很确定地告诉我：没错，我是齐秦。

那时的他，已经没有了飞扬的长发，而齐豫，则在一旁像天使一样地对我温暖微笑着。

12 他们歌唱，我在疗伤/65

在那帮人里面，除了马条和栗正之外，还有好多人，后来也都成了现在很牛×的音乐达人！

比如，那帮人里面就有万晓利、杨嘉松、钟立风以及现在的羽泉组合的陈羽凡等。

13 娱乐元年，是从我这儿开始的/74

而一直到了上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内地的娱乐氛围，方才渐渐成型，继而升温。

首先点燃这把火的，无疑就是那个说着“君子一言，多少马都追不回来”的赵薇版小燕子。

那一片全民同聊一个话题的唧唧喳喳的场面，基本上就是内地娱乐的雏形。紧接着，粉丝、写真集、海报、签售等等娱乐周边元素，一一“粉墨”亮相。

14 我的地盘我做主/80

并且，以后的十年里，我像个感恩并记仇的孩子一样，一厢情愿地在我从事的所有媒体上，封杀了那个嫁给音乐人高大林的台湾歌手千百惠！十年间，我竟然没写过人家的任何消息，也没参加过一场有关她参加的记者会，就更不用说专访了。

15 你信或者不信，那篇文章就在那里/86

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被香港记者肥宝的一句绘声绘色的话忽悠得差点当真，有一次他说：任哥，你可不得了呢！小谢看你的文章看得有哭噢。

在之后的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对这个事儿半信半疑。

我却忽略了肥宝对我拍马屁的时候，正是他们央求我带他们去那个叫影音艺典的录音棚里，去偷拍录音的王菲！

16 不是我不明白，全因为打口带/92

而也就是被我这么轻轻的一个拒绝，也顺势就此拉开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与生长在城市里的那帮乐评达人的距离，比如王小峰戴方黄燎原郝舫李广平啊什么的！

粗粗掐指一算，在人家听列侬听皇后听平克·弗洛伊德的时候，我还在镇子上扯着嗓子唱《阿里巴巴》或者《冬天里的一把火》呢！并且绝对正陶醉于镇上那些文艺青少年们的顶礼膜拜。

17 那圈子真坏/100

因为，我记不清是六叔还是叔本华曾说过，在娱乐圈，一切利用职务之便，占别人便宜的家伙，统统的不得好死！

18 我的八十年代/106

我当时也比较喜欢一个叫陆天明的作家，他有一部中篇小说叫做《第七个黑铁门》。由于当时是借来的，只看了一遍，就被人家给要走了，所以就沒看过瘾。在多少年过去的今天，当我想再去重新阅读的时候，却是死活

地再也买不到了！我后来也在网上搜过几次，但是，文章没搜到，倒是搜出了他有个叫陆川的儿子，而他儿子好像是个做电影导演的。

19 没错！乌鸦嘴就是我/114

那时候，读者来信的内容，不光只限于问询蔡依林家里的地址，问询罗密欧会不会解散以及徐若瑄是不是正跟那个月之海的吉他手搞对象等等之类的明星八卦，也经常有些早恋的孩子，羞答答地将内心一些迷惑和甜蜜拿出来，与那只超然独立的乌鸦嘴偷偷分享。

20 有没有山楂树，我们也照爱不误/122

她继续问我：那你喜欢我吗？

一阵眩晕，我看到天边有鸟儿斜刺里飞到了我面前的菜花丛中。

我确定我没听清楚她后边说的那句话，于是就又问她：你再说一遍，行吗？

于是，她就又很清晰地问了我一遍：那，那你喜欢我吗？

继续眩晕，我看到那些飞进花海的鸟儿，又斜刺里飞出去，一直飞到了天上。

然后，一直钻入云间。

21 总会有一首歌是写给我的/128

那时候，我们的广告部经常拿广告置换来好多的果汁饮料，于是，各编辑部的编辑记者们都多少分到点，我则分到了六箱。所以，那天，当花儿乐队临走时，我将我的果汁分给了他们一半！

22 三十岁的花季/133

费翔在哈哈大笑之后，也顺势纠正了我一个观念。他说：男人要到了四十岁方才如花初绽呢！而三十岁，还应该是那粉嫩的花骨朵呢！

23 粉丝力量大/140

再说，当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都问我们 H. O. T 是否真的会解散时，我很

是认真地跟崔文斗打过一个电话问他答案，而他则肯定地说，不会的，H. O. T 一辈子都不会分开的！

见他口气如此坚毅决绝，于是我便在杂志上也依葫芦画瓢地安抚了悲怆的歌迷。

24 流浪是一种病/146

我带着我的吉他，

也带着我的牛仔装。

我带着我的空旷的理想，

也带着我那种从那幕斑斓大戏中息影淡出的忧伤。

而那条时刻准备着能与我一同漂泊的狗，则是因为据说上不了火车，而没带上。

但我确定，当我将要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而奔赴那个遥远的城市时，我已成功地将“深川”的读音纠正为深圳。

25 花开花落花满天/153

无论他们分开也罢，或者以后再重新聚首也罢，总之，他们总会有许多的片刻能让我们记取。

就如同那场欢乐的演唱会伤感着谢了幕一样，那些听着花儿歌声成长的八零后的孩子们的青春，也即将集体谢幕。

在多少年之后，那帮青春集体谢幕的孩子们，或许也会像今天的我依然铭记着山口百惠，铭记着邓丽君，铭记着刘文正一样，也依然会铭记着那朵曾盛开在自己青春调色板上的花儿。

26 哥们儿！我也做过歌手/159

在那家夜总会唱歌的其他一些家伙，后来，有好几个都成了知名的歌手。多年之后，当他们对已是娱乐记者的我讲述自己那段南下打拼的生活时，我听出来，他们大都多少地掺了水分！

我注定是不会去点破的，然后，说着自己其实就曾经在那家夜总会里唱过歌，并更正着说真实的场面其实不是他们说的那种样子！

27 眼瞅着华谊兄弟上的市/167

后来，那些人基本上都成了娱乐圈叱咤风云的人，而最初那个由哥俩合开的小公司，后来也一不小心变成了内地娱乐航母之一。据说就在前阵子，那个公司已经上市了。

28 唐山，唐山/173

红袖就是在那道铁门将要关闭的最后时刻蓦然转过身来的，她飞快地跑向站在那五米之外的已经闻到爱情味道的我。

风儿，将她的长发吹散开来，又飘舞着飞扬在她的身后。

我和红袖紧紧地拥抱着。

我们久久热烈地亲吻着……

29 梁静茹，对不起/182

于是，碧凌捂着嘴便笑，然后她指着旁边的那个朴素女孩说，这就是静茹。

直到这时，那个安静的女孩方才起身对我说了第一句话：你好，我是梁静茹。

我自然无比尴尬，连声解释着我没有认出她来的种种理由，比如什么灯光太暗了，什么只顾跟碧凌叙旧了等等。

30 一九九五年，那一年的爱情/188

我们相识是在远古的洪荒时代。那时，丛林中总有迷失方向的人，但那时也总有以指点迷津为生的樵夫，八九张獾子的皮子可以告诉你一个有无发现的信息，六张麋鹿的皮子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四张火狐的皮子就可以帮你带着路，一路披荆斩棘地，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切。

我们一路从洪荒时代的某一个时刻，乘坐着时光机来到这个禁猎的时代，所以你注定不能迷失，这里只有都市，而没有自由的火狐。

31 嗨！请你们致敬/193

那些，便是我在娱乐圈所看到的最为温暖的镜头之一，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那种井然的秩序，则慢慢地消失殆尽。

而每次，当我在某些颁奖礼的发布会上，看到一些本应该被我们致敬或者永远铭记的歌手们，被一些刚刚靠着某个选秀而崭露头角的孩子们无视地冷落时，就不免一阵伤感。

32 我其实是卖馒头的/199

我那老乡还真是善良，他怕我会为卖馒头的差事而感到难为情，于是，他一个劲地对我讲韩信当年也曾受过胯下之辱的典故，只不过他开始的时候把韩信记成越王勾践了。

我小声地纠正他说，好像越王勾践是那个睡草棚吃猪苦胆的。

他说，不管是吃苦胆还是钻裤裆，反正只要是最后都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好日子就对了！

33 哥哥不是我偶像/206

如果，天堂里依然没有你想要的一切，那么，再穿上你纯白色的衣服，纵身跳下来吧！跳到千宠万爱你的这个世界，在一去一回之间，哥哥你会发现，这里，除去迎接你重生的遍地鲜花之外，还突然又多出了许多爱你的并视你为偶像的人们，像我。

34 关于我爹/215

我从东屋走到堂屋，大概要用十秒的时间。

我往碗里放上红糖后再沏上水，大概要用五秒的时间。

当我从堂屋再回到东屋里，大概又是十秒的时间。

而我爹，就是在那二十五秒时间的某一秒，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35 一不小心做娱记/218

从那个杂志社走出来时，太阳已经落到半山腰。当金色的光芒迎面照耀在我的脸上时，我突然觉得，那便是希望的颜色。

后记/223

01

文艺青年多老啊！我是文艺少年

那时，我和大我三岁的六叔已是我们镇上很资深的乐评人了。邻居们进县城买磁带之前，一般都要先找我们爷儿俩咨询一番，而每次，我们都是以自己喜欢的口味给他们列个清单。打发他们走后，我和六叔每次都会缩头耸肩地嘿嘿地窃喜一番。

其实，我不止现在的生活平淡无奇，就算是算上童年、少年时代，基本上也乏善可陈。

尽管，我记忆的方式，就如同我的远视眼一样，讲述遥远的过往反而比讲述现在更显得有条有理，层次清晰。

并且，我叙述过程中的对于细节零碎的完整记忆，常常能把听我讲述的人唬得一惊一跳的。这细节包括当时的季节，黄昏树林的颜色，风中的炊烟，甚至，当时主角的欢颜或者哀婉的度。

在那样的时刻，我丝毫不怀疑听我讲述的对象对我的故事的坚信。同样，我也不怀疑我自己。

再后来的日子，我偶尔对于自己如工笔重彩般斑斓细腻的故事也多多少少地会有些挑剔，但大致上，我还是相信自己的记忆的。

而现在想想，在各式各样的场合讲述时，肯定有矫情夸张的成分被我肆无忌惮地掺杂其中。

就如同我爹吧，我总是不知不觉中，就把他当时从农村发达到城里的那个官职顺手升了三级，而内心却无半点羞愧。说实话，每次这样算来，我都不免审问自己一番。我想：是不是我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这样被我以三倍的系数加减乘除了一番？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所标榜的那欢乐、痛苦、辉煌、倒霉、传奇以及平淡的一切都要再以三倍的系数反方向加减乘除，剩下的，才是故事本来的样子？

时光，真他妈的牛×！

或许，这也是我不愿更多提起离我最近的日子的重要原因。没有时光粉饰的故事注定是平淡的。

于是，在有些时候，我即使讲述现在，也注定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没有时光做发酵剂的故事，即使我想用柔光用磨砂般绚烂的不烂之舌去修饰，我自己肯定都不好意思，何况，那些见证真相的人，此刻，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瞅着我呢！

还是说我爹吧！进城之前，他就是一农村文艺青年，现在城里的孩子很难理解三十几年前的文艺青年是什么样子，何况是农村文艺青年。

上次谢天笑在星光现场开演唱会，没演唱之前，他先用古筝做开路先锋。那个在烟雾缭绕、五彩斑斓的舞台上时而狰狞时而婉约的鬼魅身形，一下子让我想起我远在天上的爹。在华丽的古筝 Solo 中，我旋即唏嘘，同去的一著名乐评人见我如此动情，在递给我面巾纸的同时也顺势感慨：谢天笑真牛×，让一向只听蝴蝶爱大米的老任及时补上摇滚课不说，还能感动成这个×样！

我懒得理他，我其实只是想起了我爹，我爹的古筝比他厉害！

说实话，这个评判结果，或许是我一厢情愿的偏袒。三十多年前的我爹那安静悠长的琴声，经过漫漫时光外加我无比思念的外围因素这么一粉饰，自然数倍美妙过跟我没什么私交的谢天笑了。

更何况，星光现场那破地的嘈杂和吹牛皮的声音多少也削弱了那琴声的魅力。而我爹，抚琴的地方是我家乡安静的老屋，我仍然能记得他弹奏时的静谧祥和的气场。那只斑驳锃亮的老琴是我祖上不知哪一辈祖宗开当铺时的死当物件，几辈子过去了，家里人愣是没有一个人会拨弄，就那么一直束之高阁。也就是到了我爹这一辈，这件黄花梨木的器物，才终于拂去尘埃，慢慢地体现出它的作为乐器的价值。

我的记忆五岁左右时就基本上很保值了，大的事件和美好的部分，到现在，回头望去，大致都一览无余。我爹最喜欢弹的曲子是《高山流水》，记得每次他弹奏之前，他那时的发小就要怂恿他在古筝边上点上几支香，说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嘛！但每每都被我爹断然拒绝，他说，弹琴就是弹琴，点哪门子的香！后来想想，如果把我爹放到现在，他这种排斥包装鄙视噱头的毛病，也注定他不会太走红的。

在我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爹在弹奏之余还捎带着给我讲些那琴声里的故事。其中，我对那个叫钟子期和俞伯牙的两个老头你死我活的故事记得格外清晰，只是后来，我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慢慢走样了，把歌颂知音的部分给淡化了，反而自己添枝加叶地大大美化了讲信用和仗义。而这，也是后来我生活的每个年代基本上都有一帮狐朋狗友的原因之一。

除了古筝，我爹还会，不对，是很会演奏小提琴、二胡、笛子、风琴。这样说吧，除了钢琴之外，基本上没他不会的；而不会钢琴，则是因为那时的农村根本都没人见过那玩意，跟他的音乐天分无关。

有些时候，这些回忆的离奇性让我自己都不免心生怀疑！我想，是不是我不甘心家世平淡，而凭空臆想了那段少年记忆？

而每次回到老家时，大床底下的阁洞里那没了琴弦的小提琴和干裂的竹笛，又旋即给予我肯定回忆的答案。在那样的时刻，我每次都有时空倒置的瞬间轻飘，淡淡的，暖暖的，和一点儿微凉。

我爹也是那种很会唱歌的人。七十年代时，大家基本上都用一个嗓门唱歌，声音越硬朗越斩钉截铁，就越是叫好。

那时，我爹和他的发小们在田间忙活一天后，晚上一般都要到那个有片片荷花的池塘里去洗个澡。在黑压压的夜幕下，大家歌声此起彼伏，有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有唱《解放区的天》的，而只要我爹一开口，大家就一片寂静。那聆听时的虔诚，就像现在我们聆听齐豫聆听神秘园聆听莎拉·布莱曼一样。

我爹经常唱的歌是《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现在想想，他运用的就貌似是前几年流行音乐协会刚刚创造的那个新词：民通唱法。

于是，即使是当时那些硬邦邦的革命歌曲，被他柔柔地一唱，也变得耐听了许多。所以，我爹基本上就是我们镇上以及周边几个村子上的音乐天王。

再后来一些，我跟我六叔用来区别蒋大为和郁钧剑同时唱过的《十五的月亮》孰好孰坏时，也以此为标准，一致认为，柔一点的郁钧剑比硬邦邦的蒋大为多少好听一点点。

那时，我和大我三岁的六叔已是我们镇上很资深的乐评人了。邻居们进县城买磁带之前，一般都要先找我们爷儿俩咨询一番，而每次，我们都

是以自己喜欢的口味给他们列个清单。打发他们走后，我和六叔每次都会缩头耸肩地嘿嘿地窃喜一番，而那些被列入清单的磁带，基本上都是我们梦寐以求却一直没有遂愿的。我记得那时张蔷的《午夜街头》、张行的《一条路》、张蝶的《冰与火》、周峰的《夜色阑珊》、吴涤清的《梅兰梅兰我爱你》等，大都是以这种方式忽悠到手的。而那些歌手，在当时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蔡依林、萧亚轩、王力宏！

这是后话。

再说我爹，多年以后，当我把这些经历讲给我一个哥们科尔沁夫听时，他淡淡地说，我爹最爱唱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其实就是他爹写的，我自然无比感慨！连连惊诧造物主的小手竟有这么灵巧，竟是以这种方式凭空拉近了我们一小步。于是之后，我家的家宴上他成了VIP常客，他义无反顾地成了我的“饭粉”，而我，也就势成了他的“乐粉”。

做乐评人之前，科尔沁夫跟我一样，也是记者，只是到后来，他越发厌倦了这个胡诌八扯的职业，在辞去一个叫《音乐周刊》主笔的最后职务后，头也不回地做起了职业乐评人。当时，大家大都被他这个冒失选择唬得心惊胆战的，生怕他离开媒体后便会直接被活活地饿死。

要知道，那时候，大部分被称为乐评人的基本上还都是各大媒体说话算数的记者，会不会乐评倒在其次了！只要你能大篇幅发稿帮他们吹牛皮，只要你敢喷着吐沫星子瞎白话，你就是著名乐评人。

说白了，就是你从事的媒体才是王道，而貌似牛×的个人，则大都虚弱不堪。所以到了后来，不少个在自己媒体上猝然失势的家伙，就此在这个光芒万丈的圈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后来偶尔再遇到他们，仔细看时，就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们曾是什么乐评人了！

智子疑邻的桥段，被那帮人用这种方式诠释，也不失为一种精彩。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怎么看那帮人，他们就怎么像著名乐评人嘛！而今天，他们曾经满口的皇后满口的平克·弗洛伊德以及满口的节奏布鲁斯，都一一见鬼去了。

后来，我再见到科尔沁夫时，他的名片就决绝地瘦身为名字、电话和独立乐评人的简约纸片了。独立，就是跟媒体剥离关系，只评论音乐。我想。

再后来，他做了一系列超女快男以及各大颁奖的评委，好像李宇春那

一届好几个后来有出息的歌手都跟他有这种评和被评的关系。反正，他现在红得让我眼红。

这更是后话。

接下来还是说我爹。他最终是怎么丢下锄头进城做了领导的，实在是找不到当时的真正知情者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是起了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我爹的一大堆才华及其出类拔萃的堂堂外表。这么多年来，经我采来采去的那么多天王天后以及海量的一二三四五六线的艺人里，单从相貌上，也就张国荣能跟我爹勉强平分个秋色。

我爹进城之后，其实只是去了县粮食局做了个一般干部，但是，在我后来对别人的讲述中，我一概粗略含混地说成去了县里做了领导干部。我知道，这段记忆，我刻意用了乘法，并且，我用得毫无愧疚之心。因为，我一直相信，如果后来没那么多如果，不用乘法，他也是可以做到那个位置的。

让我一直很纳闷的一点就是，我爹那么深厚的音乐修为，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对我有任何传承，甚至，连简谱都没教我。就算我后来粗略会拨弄几下的吉他和口琴，也是跟一个叫建明的本地才子学来的。

有好几次，我都天马行空地假设一番：如果，当时，我爹能把古筝或者小提琴什么的哪怕传给我一样，现在，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多洋罪，而最终，还是做了这没脸没皮的娱乐记者。

如果我会小提琴，三十年的沉浸，再加上我能无条件地向包装啊炒作啊什么的做面无羞涩的完全妥协，我再留起长发，蓄上胡子，打上耳洞，我再瘦瘦身……一番折腾下来，没准现在，我就是那男版的陈美！

02

假如邓丽君能活到现在

我们，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比同龄的孩子最先知道了邓丽君；同一时期，我们也知道了一个叫张帝的急智歌王。

所以，当那些老实巴交的孩子还在唱“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时候，我和六叔则早已升级到听《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了。

我的少年时代，大我三岁的六叔基本上算是我的精神领袖。合伙做农村乐评人是稍微后来的事情了，他最初一马当先率领我闯进的是那梦幻旖旎的美术殿堂。

那时农村的学校里没有什么音乐课、美术课，所以大部分的孩子课外兴趣除了玩尿泥之外，就是没完没了地贫嘴呱舌，或者憨笑着用恶毒的语言相互诋毁咒骂着当唱歌。就算是一竿子到底羞辱到了祖宗八辈，也会随着一声上课的铃声戛然而止，一切恩怨情仇旋即归零。

所以，在那个寂寞的年代，会用白描手法栩栩如生地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六叔和我，自然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偶像。六叔是最先开始学会画画的，我则紧随其后。那时候爷爷在退休后重操旧业，开起了大染坊，所以，平时要收上来很多的旧书，用来包装那各种各样的散碎颜料。而我们，就是在那些泛黄的线装书中发现各式各样的插图的，于是，就慢慢尝试着模仿着去画。

六叔最开始画的是满脸络腮胡子的张飞，而我则画马超和关公，主要原因是半披半挂的他俩省去了不少画鱼鳞状盔甲的麻烦。

当时，我们毫不怀疑自己是绘画天才，所以起点就比一般孩子高出一截来。当那帮“画商”为零的家伙还用透明白纸蒙在原图上依葫芦画瓢时，我们都已经到了仅仅凭着听一遍刘兰芳讲的评书，就能婉约精致地画